



新时期话剧选

XINSHIQI HUAJUXUAN

新 时 期 话 剧 选

广州市文化局编辑、出版

新 时 期 话 剧 选

广州市文化局编辑、出版

(内部发行)

广东省东莞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2 印张：15 字数：约290000 印数：1—1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89) 粤印准字第0152号 工本费：5.00元

出版说明

一、出版本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新时期十年（1979—1988年）来，广州市在戏剧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藉此推进我市戏剧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并以此向国庆四十周年献礼。

二、所选的话剧和粤剧剧本，是从广州市作者在新时期十年内创作的大量剧本中挑选出来的，全部已在舞台上演出，并在省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在我省、市剧本评奖中获奖，

三、戏剧理论与批评文章的选编，范围限于我市作者，但文章的发表范围则散见于省内外各报刊，其中不少是我市戏剧论文评奖的获奖作品。

四、任何选编都难免有不全面不恰当之处，限于我们的视野和水平，本丛书肯定有所不足。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改进。

编者

目 录

- 弯弯人生路 陈天泽 余伯焜 (1)
- 三渡太平洋 闻 风 陈 风 (81)
- 十字街三重奏 林 骥 (157)
- 南方的风 欧伟雄 杨苗青 姚柱林 (216)
- 特区人 林 骥 (282)
- 裂 变 许 雁 (348)
- 戴凉帽的阿珍 姚柱林 (421)

七场话剧

弯弯人生路

陈天泽 余伯焜

人物表

刘小琼 女知青，后为无线电厂职工。

周康宁 男知青，后为个体户。

阿 福 男知青，后为港口司机。

刘 母 小琼之母，街道厂退职工人。

文 秀 女知青，后为医院护士。

李一兵 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后为外贸干部。

老猎人 黎族老猎人。

表 姐 刘小琼的表姐。

港 客 回广州治病、相亲的港客。

农村生产队长、工作队员、华侨老先生、华侨老太太、赌徒、青年等。

场 序

第一场 1973年 1. 粤北农村，男知青住地

2. 生产队队部

第二场 1975年 城内刘小琼的家

第三场 前场四天后 1. 海南黎族山区周康宁的茅舍

		2. 狼山洞
第四场	1978年	刘小琼的家
第五场	前场两个月后	1. 刘小琼家门口 2. 医院门口 3. 病房外的走廊
第六场	前场几个月后	宾馆舞厅旁边的茶座
第七场	半年之后	1. 周康宁家 2. 刘小琼家

第一场

〔1978年。〕

〔粤北农村，男知青的宿舍。〕

〔瓦房内外，陈设简陋。屋后，峰峦起伏，山路弯弯。〕

〔刘小琼哼着歌打扫房间，又把一束鲜艳的山茶花插在玻璃瓶里。〕

〔文秀上。〕

文秀 小琼，还在帮他们打扫房间？哟，还有美丽的山茶花。

刘小琼 好了，大功告成。

文秀 他们两个死鬼，保证用不着两天就把房间滚成个乱狗窝，何必费那么大的劲。

刘小琼 他们出去打石，为生产队挣钱，一去半年，住山头茅草棚，够苦的了，回来让他们舒舒服服过几天。

文秀 嘿，真是个未来的贤妻良母，怪不得周康宁那么拼命地追你。

刘小琼 你，你再说，看我打你，这房间你的阿福哥也有份嘛。

文秀 我才不管他呢。小琼，我说，最好给他们做点什么吃的。

刘小琼 你也挺贤惠嘛！哈哈……

文秀 我是说真的。

刘小琼 （想了一下）这样，你先去煮一锅番薯，下午再想办法搞一顿好的。

文秀 好的！（下）

〔刘小琼收拾完房间，得意地把山茶花摆在最理想的位置，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声，赶忙躲在门后。

〔周康宁和阿福扛着大包行李进屋。

周康宁 （把行李一扔）嘿，到家了。

阿福 又喝到家乡的水了。

周康宁 哟，又整齐又干净，还有山茶花，唔，好香。

阿福 肯定是刘小琼的杰作。（往床上一倒）真是龙床不如狗窝。

周康宁 （也往床上一倒）狗窝万岁！

〔刘小琼蹑手蹑脚走到他俩背后。

刘小琼 举手！缴枪不杀！别动！

〔周康宁与阿福听出是刘小琼的声音，互使眼色，举起双手。周康宁趁刘小琼不注意，突然转身抓住她的手。

刘小琼 哎哟，哎……哟！

周康宁 （认真地）抓痛了？

刘小琼 没啥，我不是铁姑娘，可也不是泥捏的。怎么，回

来也不先告诉我们一声？

阿福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突然接到电报，要我们火速归队。

刘小琼 电报？

周康宁 小琼，你知道为什么打电报催我们回来？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刘小琼 没有，家里没发生什么呀！谁发的电报？

周康宁 署名是公社。

刘小琼 那就奇怪了。

阿福 提前回来，白白放跑了一笔收入。

〔周康宁若有所思。〕

阿福 等会儿找老队长问问，天塌不下来！你猜我们打石队挣回来多少钱？

刘小琼 三百。

阿福 〔摇头〕太保守。

刘小琼 五百？

阿福 再往上加。

刘小琼 一千！

阿福 〔摇头〕往上，往上。

刘小琼 两千！

阿福 算了，别猜了，告诉你——五千！

刘小琼 哟！我的妈呀！

周康宁 就是说全队每个劳动力可以分到一百一十五块！

刘小琼 太好了，这回不用嚼萝卜干了。

阿福 〔神气地〕我赶快把好消息向老队长和文秀他们报告，让大家也乐一乐。（下）

〔刘小琼摸着被周康宁抓痛的手，康宁拉起她的手。

周康宁 怎么？抓痛了？我……让我吹一吹，保证好。

〔周康宁在小琼的手上吻了一下。

周康宁 还痛吗？

〔刘小琼摇摇头，周康宁拥抱她，小琼挣开。

刘小琼 有人来。

〔周康宁慌忙撒手。

刘小琼 嘻嘻，傻瓜。康宁，你黑多了，也瘦多了。（拿起他的手）哎哟，一手老茧，还有伤痕。

周康宁 打锤掌钎，震裂的。

刘小琼 打眼放炮，真是危险活呀，我整天为你提心吊胆。

周康宁 生产队那么穷，有的社员连买盐的钱都拿不出来，村里的小伙子找不到对象，像老队长家的老大，都三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一想到这些，心里就难受。只要大家能过好一点，不要整天愁眉苦脸，我们辛苦点、危险点也值得！……有你在我不会死！

刘小琼 一去就是半年，半年啊！想我吗？

周康宁 那还用问！你呢？

刘小琼 那还用问！

周康宁 （笑了）不过，我们常见面。

刘小琼 照片上？

周康宁 不，梦里。在那石头岗上的茅棚里，我在梦乡里常和你见面。

刘小琼 现在不是梦里了。

周康宁 我感觉好像在梦境，比最美的梦还美。

〔周康宁与刘小琼正欲拥抱，门外传来文秀的声音：“吃香番薯罗！吃番薯罗！”周康宁与刘小琼连忙分开。

〔文秀捧着一盘热气腾腾的番薯上。

文秀（唱）一条番薯一颗心，慰劳打石勇士满载而归！
（拿番薯扔给周康宁和刘小琼）

周康宁文秀，不给你的阿福哥送去？要慰劳，首先应该是他，打石队要少了他这个“猛张飞”，就少了根顶梁柱。

文秀（高兴地）怕他不来？那个馋鬼！
〔阿福跑进来。

阿福谁是馋鬼？哟，黄心的莺哥薯！给我一条。

文秀就不给你，让你流口水。

阿福那我就抢！

文秀你敢！看我扭你耳朵。（一手护住番薯，一手作扭耳朵状。）

〔阿福不敢上前，周康宁与刘小琼观看。

阿福（作状地）我饿坏了，发发慈悲，给我一条番薯救命吧！

文秀鞠个躬！

〔阿福鞠了一个躬。

周康宁真是一物治一物，糯米治臭虫！

文秀这还差不多，噎死了后果自负！（给阿福一条大的）

阿福（大口一咬，忙又吐出）……哎呀，我的妈呀！

文秀怎么？有虫？

阿 福 不！烫……烫……（又狼吞虎咽）甜！好吃！
刘小琼 阿福，别把舌头烫熟了！
文 秀 烫熟了才好呢！切下来加菜。
〔众哈哈大笑，一片欢乐气氛。
刘小琼 我提议，今天加菜！
阿 福 赞成！
周康宁 拥护！
文 秀 一千个赞成，一万个拥护！
刘小琼 想吃什么，先打个报告。
周康宁 我想吃白斩鸡。
文 秀 （学茶楼服务员）好咧，白斩鸡一个。
阿 福 我想吃狗肉！
刘小琼 狗肉怕不好买。
阿 福 文秀养的那只大黄狗，够肥了吧？
文 秀 别打鬼主意，杀你可以，杀我的狗不行。
阿 福 文秀跟那大黄狗可真是亲如手足。
文 秀 （猛地扭着阿福的耳朵）看你坏，你坏！
〔阿福痛得哟哟直叫。
周康宁 狗肉就别吃了，大黄狗是我的好朋友，留着看门！
（掏钱）给，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三块五毛。
阿 福 我没你强，只剩三块。
文 秀 我是大富翁，五块。
刘小琼 你们以后不吃饭了？
周康宁 别紧张，马上有钱分了
阿 福 咱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文 秀 共产主义——亚克西。

- 〔阿福与文秀唱着《大寨——亚克西》的曲子跳起舞，康宁边拍掌边唱，气氛活跃。
- 刘小琼 全是大癫大废的大快活。
〔远处传来吵嚷声。
- 周康宁 你们听，吵什么？
〔众安静下来，听到女人的哭声。
〔文秀跑到门口张望。
- 文秀 好像是在老队长家吵。
周康宁 我去看看。（跑下，阿福也跟着下）
- 刘小琼 都穷得眼光光了，还吵什么。
文秀 别管她。哎，小琼，刚才我在队部听说城里今天要来个工作组，不知是来干什么的。
- 刘小琼 是招工作组就好了，听说有些工厂下来招工。
文秀 要是真的来招工就好了，咱们一起回城，每天早上一起骑着单车上班，下班回来换上的确凉，上电影院，到音乐厅……那该多幸福！
- 刘小琼 看把你美的！再多吃点大头菜吧，咱们就缺个好爸爸啊！
文秀（泄气）是啊，就缺个好爸爸。
- 刘小琼 去他的好爸爸！文秀，你到圩上买鸡吧。
文秀 急什么？小琼，告诉你，村里的人都在夸你们呢！
刘小琼 我们？
文秀 他们说自从康宁当上了副业队长，大家都觉得有奔头了。这不，马上就可以分到大把的钞票了，大家还说你……
- 刘小琼 说我什么？

- 文秀 慧眼识英雄，以后有的是福气。
- 刘小琼 (掩饰着内心的喜悦) 去你的，要贫嘴找你阿福去，我不听你的。
- 文秀 好了，好了，咱们一块到圩上走一趟吧。
- 刘小琼 我要帮他们洗衣服、被子，看脏得快成咸酸菜了。
- 文秀 这些懒鬼。那我去了。
- 〔文秀正欲下，康宁与阿福急上。
- 周康宁 小琼，刚才凑的那十几块钱呢？
- 文秀 在我这儿。怎么，菜不加了？
- 刘小琼 发生什么事情了？
- 阿福 唉！老队长家的老大说了一门亲事，今天来要彩礼，就差这么十来块“利是”钱，女方硬是不答应，要退亲。
- 刘小琼 可怜啊！
- 周康宁 把刚才咱们凑的那十几块钱给老队长送去吧。
- 阿福 少吃一顿没啥，成全他们吧！
- 文秀 那，我们……唉，算了。给，全在这。
- 〔文秀交出钱。
- 刘小琼 我也去看看。
- 〔周康宁与刘小琼下。
- 文秀 (十分不快) 唉，这倒霉的穷山沟，不让人有十分钟的快乐。久别重逢，连个菜也加不成。
- 阿福 别叹气，菜还可以加。
- 文秀 你还有钱？拿来！
- 阿福 能搜出一分钱，给你砍头。
- 文秀 你的头又不能当菜吃！

- 阿福 你的那条黄狗……
- 文秀 (几乎跳起来) 你还想打我的黄狗的主意? 妄想!
- 阿福 (变得严肃) 我知道你很喜欢大黄狗, 可你没看见康宁, 打了半年石, 干的苦力活, 吃的咸萝卜干, 营养不良, 瘦了多少?
- 文秀 这, 我……我知道, 你也瘦多了。
- 阿福 我? 没事, 还是—座黑铁塔。
- 文秀 (苦笑) 别打肿脸充胖子了。真舍不得啊! 那么通人性的大黄狗……
- 阿福 算了, 就当什么也没说吧。
- 文秀 不, 大黄狗……我不要了。
- 阿福 (惊喜) 文秀, 谢谢你, 你真是个好姑娘!
- 文秀 拉远点再杀。不, 你不要动手, 叫阿生阿强去杀, 你要动手我会恨你的。
- 阿福 遵命, 以后我买两条还你。(高兴地跑下)
- 〔文秀心情很烦躁。
- 〔刘小琼上。
- 刘小琼 唉! 这里农村啊, 嫁女就像卖什么商品, 少一分钱都不能成交!(发现文秀脸色不好) 文秀, 怎么啦?
- 文秀 没啥, 我让他们去杀大黄狗。
- 刘小琼 你舍得?
- 文秀 (点头) 哦, 我得去一下, 他们捉不住它。(下)
- 〔刘小琼在拆被单。
- 〔李一兵上。一副傲慢的样子。
- 李一兵 (对着小琼的背影) 喂! 这不是男知青的住地吗?

- 刘小琼 (回头) 是啊, 我在这碍着你了?
- 李一兵 好厉害的嘴巴。
- 刘小琼 你的嘴巴也不客气嘛。
- 李一兵 周康宁呢?
- 刘小琼 出去了。
- 李一兵 (点烟) 把他叫来。
- 刘小琼 你没长腿? 我正忙着呢。(拿起衣服床单欲出)
- 李一兵 哎, 你不是刘小琼吗?
- 刘小琼 哦, 李天福!
- 李一兵 我改名了, 叫李一兵。想不到老同学在这儿见面, 我差点认不出你来了。
- 刘小琼 风吹雨打, 一脚泥巴一脚牛屎, 快成老太婆了。
- 李一兵 不, 哪里, 我是说你越变越……越……像, 像什么来着……哦, 像那出水荷花, 出泥巴而不染。
- 刘小琼 你这调皮鬼也会来两句哄人高兴了, 以前你对女生没少动过拳头。
- 李一兵 那是小学生不懂事, 现在赔礼道歉。
- 刘小琼 我是开玩笑。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山沟沟来了?
- 李一兵 前些年到了部队, 退伍后当了政治学员, 现在下来参加工作组, 搞路线教育, 说是培养接班人。
- 刘小琼 噢, 是个候补官员, 你爸爸好像也是个官, 他没靠边站吧?
- 李一兵 他解放得早, 结合得早, 现在是财贸办主任。
- 刘小琼 哦, 怪不得你步步高升。
- 李一兵 看你说的, 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听说你们这儿有个知青叫周康宁, 带人出去打石赚了一笔钱。是吗?

刘小琼 是啊。你问这个干啥？

李一兵 没什么！小琼，咱们回头再聊。（下）

〔刘小琼坐下来洗衣服，脸上一副惊疑不定的样子。

〔收光。

〔高平台上表演区灯亮。

〔生产队队部，康宁与队长站在桌子后，阿福在旁，按数目往信封里塞钱。

周康宁 老队长，这钱要马上分下去。

队长 是罗，是罗！

周康宁 电话上说工作组今天要来？

队长 说是已经来了，快点吧！

阿 福 我不能生出四只手呀！再快要数错了！

周康宁 数错要比没有强得多了。

队长 没那么紧要吧，这钱又不是偷的抢的，是做工得来的嘛。

周康宁 这年头，难说啊！

队长 我马上叫人开会。

周康宁 怕来不及了，逐家逐户送嘛！

队长 好，照你说的办。

〔李一兵与工作组人员上。

工作组长 老队长，我们工作组来了。

队长 嘿嘿，欢……欢迎。

工作组长 你暂时靠边，队里领导权我们接管了。你是周康宁吧？

周康宁 是。